

闲话“洋火”

□ 唐瓦当

宋陶谷所著《清异录·器具》中叙述:“夜中有急,苦于作灯之缓。有智者批杉条,染硫磺,置之待用。一与火遇,得焰燃。既神之,呼为‘引火奴’。今遂有货者,易名‘火寸’”。元代陶宗仪的《南村辍耕录》也记录了南宋杭州人使用“取灯儿”。“杭人削松木为小片,其薄如纸,熔硫磺涂木片顶分许,名曰‘发烛’,又曰‘炸儿’,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。”宋人笔记《懒真子》载有司马光曾用“发烛”夜读的故事:“温公尝宿于阁下,东畔小阁侍史唯一老仆。一更二点即令老仆先睡,看书至夜分,乃自覆火灭烛而睡。至五更初,公即自起,发烛点灯著述,夜夜如此。”明代冯梦龙著的《喻世明言》中有一篇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,里面也曾写道:“婆子道:‘忘带个取灯儿去了’”;清代文康的《儿女英雄传》中也描述:“姑娘一看,只见方盘里摆的是一条堂布手巾,一条粗布手巾,一把大锥子,一把小锥子,一分火石火链片儿,一把子取灯儿,一块磨刀石。”

文康号燕北闲人,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,满洲镶红旗人。其实西方的火柴在道光年间已经引进大清了,但还远未普及,只是作为宫廷用品供奉,算是西方的“贡品”,所以民间仍用老祖宗的“取灯儿”。然而那时的火柴并不保险,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划着,地面、墙壁、鞋底,甚至卓别林的喜剧中还能从屁股上“戳刺”一下划出火苗,所以不是安全火柴。我们现在使用的火柴必须从红磷片上才能划着点燃,火柴盒的背面大多印着“安全火柴”四个字。

后来火柴大量进入中国,成了普通百姓人家的日用品,所以人们又叫它“洋取灯儿”,后来去掉了“洋”字,依旧叫“取灯儿”,

继而又称之为洋火,洋火国产,直接叫火柴了。过去家里的洋火消耗很大,加上经常返潮成为废品,所以都是成包地买。一包洋火没几个钱,包装纸多是蓝色的,不但超薄,还极脆,摸起来窸窸窣窣的。成包的洋火也是给人“填宅”的必备物品,象征着“红红火火”。如果家里有一两个小子,那么洋火会成为第一大易耗品。那时孩子们的玩具不多,年龄小一点的玩弹弓子,大一点的直接自己动手做“洋火枪”,困难时期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超强,翻腾出凿子、锤子、钳子、砧铁以及旧车链条、铅丝、炮线儿、猴皮筋儿甚至橡皮膏,叮叮当当的,半天工夫,“洋火枪”就做好了。把洋火头儿的火药捣进扭开的链条圆孔,合拢后扣动扳机激发撞针,“啪”的一声,一缕青烟慢慢升腾,火药越多响声越大。

除了“洋火枪”,男孩子们还会把子弹壳、铁丝用细绳拴在一起,做一种砸炮,弹壳底部装满洋火火药,然后抛出去,由于重心的问题,铁丝充当了撞针的作用,落地的瞬间也会“啪”的一声响,没有防备的人们,惊吓会被吓一跳。由于此款玩具太耗用洋火,有条件的,就改用砸炮纸了。还有一种弹壳玩具,使用车支子(辐条)截成长方形,手柄连接,两头相对,一头是弹壳,一头是撞针,里面用洋火头儿的火药填充,一敲就响。

孩子们不仅糟蹋洋火,连洋火皮儿都不放过。使用过的洋火盒,他们把封面撕下来,就成了一枚“火花”。孩子们通过用手拍,使其翻面论输赢,这种玩法,用烟盒叠成类似猪蹄的“三角儿”,评书里的古代“毛人儿”画片儿都可以,规则与玩法和现在孩子们玩的“烟卡”(硬烟盒将烟标朝

外折叠成卡片状)差不多。洋火皮儿按价格、品牌和稀有程度分面值若干等,常见的“河北泊头”最便宜,彩色图案的最贵,因为不好淘换,都是家人出差从外地买回来的,数量极少。我曾经有过一套彩色的《红楼梦》,结果输掉了,让我惋惜了很长时间。

前几年我到滦州古城东城门附近溜达,发现一家小店,叫“姜女孩的小火柴”,店名奇特,里面都是各种高档洋火,盒上的图案五彩缤纷,绚烂夺目。我买了几盒回来,却再没有了儿时的那股兴奋劲儿。



微生活

6月3日

早晨骑行时,我们在北河的西岸偶遇几棵自生自长的樱桃树。大家当然不会错过大自然的馈赠,于是停车驻足,采摘这晶莹剔透如红宝石一般的樱桃,边吃边笑,像一群贪嘴的儿童。吃够了,我还摘了一捧回家,顺便还采了几片野草的叶子,想做一个水果拼盘。联想到马上就要高考,我灵机一动,决定做做祝福考生高考成功的水果拼盘,为他们擂鼓助威。回家后,我用胡萝卜片做向日葵的花盘,玉米粒做花瓣,野草叶子做枝叶,把樱桃整齐摆成红旗,一根葱叶做旗杆,再用胡萝卜做出光芒四射的太阳,一盘“旗开得胜,一举夺魁”水果拼盘做成了!

(刘红娟)

忆端午

□ 刘君君

又是一年端午,总觉得应该说点什么。可能是年岁的缘故吧,常常忆起年少的时光。时间也像极了滤镜或者美图秀秀,那些经历过的点点滴滴,都被美化成一帧帧梦幻般的美图,藏之于心,因而我的回忆,也许多少有一些失真的朦胧美吧。

我们老家端午叫“五月当午”。在我的记忆中,五月当午的前几天,我和同伴们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小心情,结伴去山上拔艾蒿。艾蒿是学名,我们俗称叫艾子。艾子长在固定的地方,比如我家泉玉坡那块地的地边。艾子年年拔,第二年去,依然长得茂盛。我们把艾子拔回来以后,像编小辫一样大致编一下,挂在门上,据说可以驱邪、驱蚊。

记忆中的另一个场景是:奶奶会找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小布头,给我们缝特别可爱又好看的小荷包。那几天,我们把荷包挂在胸前,满大街地跑来跑去,其实是去炫耀吧。还有就是跟妈妈一起包粽子啦。现在粽子的主要食材是糯米,但那个时候的主食材是黍米,也就是黏黄米,样子很像小米,但它是粘的,还有就是粘高粱米。辅助的食材就是肥肉和大枣。那时候粮食真是太少了,但是每一粒粮食都是那么的饱满,香甜。

现在想来,那时候包粽子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很有仪式感。第一个环节是爸爸去赶集,买粽子和捆粽子的细长的马铃叶,还有大枣,爬豆和黍子米差不多都是自己种的。下一步是妈妈把选好的粽子叶还有米呀、枣呀放在一个大盆里,要发泡一段时间,粽子香甜的气息,就慢慢飘溢出来了。

到可以包粽子的时候,画风是这样的:大家都抢着上前,围着大盆学包粽子。这个时候的妈妈和奶奶,都异常地有耐心,不会因为包不上而呵斥我们。我们笨手笨脚地学包粽子,每包成一个,自己先兴奋得不得了,拿着包好的粽子,在每个人眼前炫耀一番,欢快而又温馨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
粽子包好了,接下来就是爸爸的任务了。爸爸要把包好的粽子小心地码放到铁锅里,然后加水,要烧很硬的柴火,比如树枝什么的。要煮很长时间,隐隐的粽子的独特气息,越来越浓郁。香甜的气息萦绕着嗅觉灵敏的孩子们,在飘荡的炊烟里,在风过的枝叶间……

写到此,我竟不合时宜地想到:现在的市场上或者超市中,卖粽子的很多,却闻不到粽香味了。现在买粽子确实方便,却干瘪了想象力。我们因此而怀念过去:每一粒流过指尖的粮食,都化作了香甜的生活。

想想看,我们中国的每一个节日,都是对美食的发扬光大,“五月当午”也不例外。匮乏的年代,吃是最激发人们想象力的事情,节日因有“好吃的”而变得格外美好。童年的美好,便深陷于对一个个节日的期盼中,暗藏于准备细节的仪式感之中;童年的美好,在于我们都有一双纯真而好奇的眼睛,一点点美好,都能惊艳到我们,或心生感动,或深藏于心,这一切都变成今天的美好回忆。

我们怀念那时缓慢的时光、饱满的粮食、原生的香气,以及穿过指尖的亲情。

养蚕记

□ 任梓华

和七龄蚕呢?”爸爸说:“因为再往后它们就会吐丝变成蛹,然后再变成蛾子了。”

刚开始爸爸每两天采一次桑叶,就够它们吃了,当它们到三四龄的时候,爸爸每天采一大袋桑叶也不够蚕宝宝们吃了。白天爷爷还要出去四处采桑叶。当蚕长到了五龄的时候,它们的饭量又明显大了许多,爸爸采一大袋桑叶,爷爷采两大袋桑叶,才勉强够它们吃一天的。这可把爸爸和爷爷累坏了,附近的桑树叶也要被他们采光了,爷爷得去很远的地方寻找桑树。

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兴致勃勃地和蚕宝宝们玩一会儿。我会拿出一只最白最胖的蚕宝宝,让它在我手上爬,那种痒痒的感觉真舒服;我还会让它贴在我的脸上,冰凉冰凉的,非常好玩。晚上我还会帮它们收拾被吃得只剩下叶脉和叶柄的桑叶残骸,清理蚕屎……每天我和爸爸、妈妈都要忙到很晚。

没过几天,有些蚕的身体变得有点透明了,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,爸爸说:“这些蚕要吐丝结茧了。”妈妈用快递盒做了一些隔板,把这些隔板插起来,蚕宝宝们就可以在这些小格子里吐丝了。但这些格子根本不够用,奶奶又贡献了三块鸡蛋托盘,爸爸又赶紧采购了两张结茧网。

这些蚕陆续地停止进食,开始吐丝结茧了。它们先是寻找一个适合结茧的空间,然后慢慢地吐出一丝丝,粘在空间的壁上,从这头拉向那头,横七竖八的,看似凌乱,其实是它正式结茧前搭建的支架。它们在支架的中央选一个最佳的小空间,不断地左拉右扯,变换着身体的位置,渐渐

地,它会结出一个椭圆形的小房子的雏形。最初这个小房子是透明的,蚕在里面的动作我看得一清二楚;渐渐的,房子的“墙壁”越来越厚,两天后,一个白白厚厚的茧就结成了。蚕巧妙地把自己织进了茧里,从外面完全看不到它的身影了。爸爸说,蚕在茧里睡一大觉,会变成蛹,再变成蛾子咬破茧飞出来,交配,产卵。这一两千只蚕争先恐后地结茧,地方还是不够用,于是爷爷找来一块木板,让一部分蚕在木板上吐丝,这样丝就吐成一个平面了。

妈妈说:“等这些蚕吐完丝以后,我们可以在茧的一边划开,把蛹拿出来。蚕可



我的高中生活

□ 沈庆

“四领齐”衣服,到赶新潮穿起了“小西服”“喇叭裤”……一切,都欣欣然,从冬的颓废中走向春的鲜活。

每个时代都有特有的烙印。上世纪80年代,文艺就很盛行。那时的我,愈发迷恋文学,痴得一塌糊涂。也是从那时起,我订阅了《诗刊》,也常在日记本上“创作”所谓的“诗”,朦胧而晦涩,有些语言连自己也不懂,反正就那样写出来了,感觉心境就该如此。

高二时,记得一次班里搞演讲比赛,题目是“昨天、今天、明天”。当时每个同学手里都攥着一份演讲稿,轮到自己时,拿着稿上台慷慨陈词。

到同学墩子时,他叭叭迈着正步向台上走,挺着胸,昂着头,高频率地向后甩着两个长衣袖,然后站定,“呃、呃、呃”清嗓。

“我的演讲稿很短,是一首不成诗的诗,见笑,见笑。”第一个“见笑”他冲左侧同学点头,第二个“见笑”他冲右侧同学点头,然后,他双手掌心向下,做打压姿势,意欲制止同学们的笑声,这才开始了演讲。

“墩子”自然是外号,长得矮而胖,即墩粗短胖,故此得名。但墩子聪明,头脑灵活,又俏皮,课上常逗得同学们大笑。彼时,墩子声音洪亮,声音直冲房顶,又被房顶四散开来,涟漪般漾在每个人心中。“昨天,我白白胖胖;今天,我依旧这样;如果不运动,不节制,如此下去,明天,我会更胖!”说到“不运动,不节制”时,墩子仿佛咬着后槽牙进行着一场严厉的批判,然后陡然一句“如此下去”,再急转“明天”,最后,声音高亢地落在“胖”字上戛然而止,似一场完美盛大的音乐会的指

挥最后干净利落的手势顿在半空。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哄笑声中,墩子叭叭迈着正步下台了。

事后,墩子为自己杰出的“诗作”而沾沾自喜了好一阵。细想,这“诗作”,嬉皮之下,倒还真有那么一些“哲思”。也许,诗是青春的调色板吧。每个人,在青春时都喜欢生命被诗渲染出一片瑰丽的色彩。

如今,寄放我青春的长凝高中虽然还在,却不再是高中,而成了一所小学。2018年,滦南县进行高中教育资源整合,投资6亿多元新建了一中,现代化教育教学设施一应俱全。原一中变成新成立的四中,由原四所农村高中合并而成。

我的高中学校,留存于历史的烟尘中。关于青春的过往和求学的经历,搁浅在记忆的沙滩上,珍珠般闪着亮光。



大凡舶来品,国人都会加一个“洋”字,如洋灰、洋锹、洋蜡、洋车子、洋炉子、洋铁壶等等。洋火,华北地区大部分原本叫“洋取灯儿”,后来干脆叫“取灯儿”。其实“取灯儿”这东西,的确的确是国人的发明,是很原始的引火工具。

中国古代,约在南北朝时期,人们就会用薄薄的木片蘸上硫磺,并以火镰、火石刮擦引火花来点燃火绒,然后用蘸有硫磺的木片点着引火,这个木片就叫“取灯儿”。木片多用松木,内含松油,易燃耐烧,用以生灶火及点燃油灯或蜡烛。土制的“取灯儿”国人用了很多年,异名很多。北

4月初,我家冬天养的蚕宝宝没剩几只了,我问爸爸:“咱们还能养些什么小动物呢?”爸爸回答:“咱们去年养的蚕生的卵还在地下室呢,不知道能不能生出小蚕来。”我充满期待地说:“那就试一下吧!”晚上,我让爷爷帮我把地下室里的蚕卵拿了出来,妈妈给它们准备了一个大盒子,爸爸采了一些嫩嫩的绿绿的桑叶冷藏起来,准备喂小蚕。我每天放学后都会给它们喷一点水,爷爷白天会把它们放到阳台上晒一晒。

4月23日这天,我放学回家后发现盒子里有个黑色的小东西,我用一根羽毛碰了碰,发现它竟然会动。我仔细看了看,它好像是普通蚕的缩小版,比蚂蚁还要小。我赶紧让爷爷找来一个放大镜,我用放大镜仔细端详了一番,它不仅小而黑,身上还长着很多绒毛。等爸爸妈妈回来后,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们。妈妈赶紧找出来一个小盒,爸爸拿出准备好的桑叶,我用羽毛将蚕宝宝小心翼翼地扫到盒子里,它一点点地爬到了一片桑叶上,开心地吃起了它出生后的第一顿晚餐。过了一两天,这只蚕宝宝的头部变白了一些。

然后,蚕宝宝就像雨后春笋一样,每天都会出生很多,最后生出黑压压的一大片,密密麻麻的,得有一两千只呢!我们喂的桑叶也越来越多,从一两片,到五六片,完整的叶子总是被吃得像过滤网似的。

爸爸给我讲了关于蚕一生的知识。我知道了蚕一共分为五个阶段,分别是一龄蚕、二龄蚕、三龄蚕、四龄蚕和五龄蚕。我好奇地问爸爸:“爸爸,为什么没有六龄蚕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是在滦南县长凝高中的求学阶段。那所高中,坐落在长凝镇上,离我家20多里地,我开始住校。

高一时,每到回家周,我既高兴,又发愁。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一辆自行车,回家周放学时,我要步行20多里,到家时,脚走得又酸又痛。

高二时,爸爸终于给我买了一辆“二八”自行车,我那个兴奋劲如醉酒一般飘飘然。何况,我还可以骑车带同学小梦回家呢。两个青春少女,一路飞驰在田间小路上,发丝飘逸,裙袂轻扬,我们边骑行边谈论着某某老师或某某学生,说说笑笑的,不一会儿就到家了。

我们的衣服,也发生着改变:从穿“家经布”的“妈妈牌”手工缝衣,到穿上了“的确良”“东方尼”布料的成衣;从老旧款式

